



西日本新闻 文化版 1988年9月26日~10月8日

### 懒汉也动起来

九州派的运动不仅限于美术领域，更具有强烈的时代和社会属性。无论是煤矿接连关闭、三池争议还是安保斗争……他们或参与社会运动，或以社会为题进行创作。美术是时代的镜子。一旦社会趋于稳定，画家们往往容易各自蜷缩在自己的壳里。

在热气翻涌的九州派中，小幡英资虽参与所有行动，却始终以冷静目光审视运动。他常感“自己不过在演绎滑稽戏码”。然而当热潮退去，众人回归自我世界时，这位看似消极的男人开始投身社会与地域事务。在地区手工美术展等活动中展现出卓越创意与行动力。“渴望永葆当代人身份”的信念，驱使着这个天生懒散的躯体不断前行。

与他并肩行动、经营多家画塾、支撑着对金钱漠不关心的丈夫的，是妻子大黑爱子。这位原九州派成员，在团体解散后与小幡携手走过了二十载春秋。

### 放弃教职投身绘画

曾居于福冈市荒江的小幡被称为“荒江的丈夫”。有人说“因为他是个超级好人”。他确实有种温柔——会特意为饿着肚子的朋友捞泥鳅款待，但同时也是一个令人不太放心的丈夫。

二十六岁时，他因“孩子们太早熟，没意思”辞去小学教师职务。刚离职不久的1958年，他加入九州派，而大黑正身处其中。

1960年，他计划在东京银座画廊举办个展，着手创作十幅300号巨幅作品。然而展览开幕前四个月突患急性肝炎入院，只得放弃。他常想：若当时能如期举办展览，定能大放异彩。同年三十岁时虽重返教职，却感慨道：“那时本该拼尽全力作画，即便吐血也要坚持。结果教师和画家都成了半吊子。”

这般念头日渐沉重，最终在四十四岁时彻底放弃教职。契机是有人劝他报考教长考试，他当即激烈抗拒。

### 花、风景、少年画

1961年九州派东京展时，大黑挑战了一件作品——将从有田抱回来的廉价瓷盘数百枚粘贴在六块胶合板上。九州派曾拥有这样的力量，能激励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高呼“既然要闯荡东京，就得做出惊世之作”。小幡和菊畠茂久马（福冈市）前来协助，更令他欣喜不已。对大黑而言，九州派就是她的青春。

两人愈发感到寂寞，是在九州派活动结束后。1968年第二届九州·现代美术动向展上，大黑在桧木板上绘制了数十个胎儿。当时她正怀着身孕，却在作品完成前流产了。“那本该是我的代表作”她如此说道。

九州派时期她创作的画作充满张力，后来却逐渐转向描绘花卉、风景、少年等温润题材。她开始珍视“日常事物间的细微触碰”。这或许也与她诞下两个孩子有关——如今他们已成长为高中生。

### 享受创作的乐趣

约十五年前起，小幡便定居于福冈市西部的小户海岸附近。他钟情于这片能将博多湾尽收眼底的海滨之地，持续以圆形与三角形构图描绘小户的落日意象。

1980年，她举办了名为“首届小户物产展”的别具一格的展览。展品包含两人绘制的小户风光与小鱼图，辅以友人摄影作品，更陈列了亲手栽种的萝卜、里芋，以及海滩沙石等物件。这是将生活整体升华为艺术的尝试。

1982年西区美术展期间，她抛开丈夫的懒散作风，四处奔走寻找会场、联系参展者、布置展区。几位居住在其他区的九州派同好也前来助阵。由此契机，她与爱子及数位画家共同创作了西区政府大楼大厅的壁画。

1983年福冈县知事选举期间，举办了“展现丰饶县政的作家展”。这场将激烈保守派与革新派对决转化为文化庆典的尝试中，七十余位画家、作家、学者携作品参展，议员们也现身参与，由此催生了关于文化行政的讨论。

小幡和大黑正乐呵呵地享受着这类行动。独自创立九州浪漫派、连名片都印上浪漫主义标识的58岁小幡，正与这位绝佳搭档以洒脱不羁的玩心姿态活着。



